

双休日，大齐和李晓果去动物园游玩。他们来到棕熊山。棕熊山只有一座光秃秃的假山。一头棕熊躺在暗影里，恹恹欲睡。

“棕熊，起来，与我们一起玩游戏！”两人大声喊着。

两人喊了半天，棕熊才抬起头，冷漠地打量着游人。随后，头又低了下去。

“棕熊病了？”大齐担心地说道。

“棕熊没有病。”李晓果出语惊人，“它孤独，才显得不高兴的。”

“孤独？”

“是啊，棕熊的家乡是从林。它在丛林里自由自在，生活得很快乐。棕熊离开了家乡，没有了伙伴，它当然很孤独了。”李晓果认真地说，“你再看看这里，天气这么炎热，没有丛林里凉爽，说不定它想起了丛林，想起了伙伴呢……”

大齐呆呆地看着棕熊，他仿佛看到棕熊向他投来了求助的目光。

“我们可以帮一帮棕熊，让它忘掉孤独。”大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棕熊不喜欢孤独。”

“怎么帮？”李晓果惊讶地看着大齐。

“怎么……帮呢？”大齐眼前一亮，“我有办法了。”

从这天起，大齐开始实施他的计划。

他每天早早离开家门，一边走，一边注意沿途的垃圾箱。只要看到垃圾箱，他就走过去，看见里面有饮料瓶等废品，就装在蛇皮袋里。来到学校，蛇皮袋子已经鼓了起来。他没有把袋子带进校园，而是藏在学校附近的一堆水泥管里。那里是一个天然的保险箱，没有谁会发现。

大齐来得早，校园里静悄悄的。他又跑到垃圾箱旁，看见里面有废品，高兴坏了。早晨收获很大，蛇皮袋装得满满的。大齐把废品藏在花坛下面。花坛下面有一块空地，不会有人注意那里的。

课间，大齐也不闲着，常常去垃圾箱附近转转，看到那里有废品了，他乐得眉开眼笑。

放学后，正是大齐大干一场的机会。他不再跟同学们一起玩耍，甚至有意躲开他们。每天回家，他都要多绕一条路，一条大街，就为了多捡些废品。当然，大齐是不会把这些废品带回家的。老爸老妈肯定不同意，会坚决制止他的行为。他还要避开邻居，一旦被邻居看到了，老爸老妈会在第一时间里知晓他的行为。他还留意到，小区里矮树从下面也是藏废品最好的地方。

自从大齐实施这个计划以来，他每天早出晚归。时间一长，他就有些吃不消了，无精打采，一身疲惫。有时，作业都无法完成，可大齐没有后悔，还是坚持着。大齐的行为引起了周老妈的注意。

大齐走进家门，周老妈皱紧了眉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噢，我做值日了，当然晚了。”大齐早就想好了理由。

周老妈眉头皱得更紧了，她闻到大齐身上有股异味，这股异味也许是大扫除的结果。周老妈并没有往多了想，“快去洗个澡。”

大齐笑呵呵地跑去洗澡，他为老妈没有发现秘密而高兴。

不但周老妈发现了大齐身上有异味，连同桌章添也感觉到不对劲。每当大齐走进教室，章添都不得不用手捂住了鼻子、嘴巴，夸张地瞪大眼睛，夸张地问：“大齐，你多长时间没有洗澡了？”

大齐一愣：“我昨天刚刚洗过。”

“可……可……”章添刚把手拿开，又不得不再次捂住了嘴巴和鼻子，含糊不清，“可我怎么感觉你很长时间没有洗澡了。”

“你看……”

“啊！”章添尖叫起来。她看见大齐的两个手黑糊糊的，上面散发着扑鼻的异味。

她俩还真是幸运，一出大门就看到弗里博迪先生的卡车沿着大路向她们这边开过来。她们挥着手大声叫喊，弗里博迪先生停下来让她们上了车。他正要进城去买饲料。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更想坐在外面。”加妮特说。于是，两个小姑娘就爬到了卡车后面，抓着驾驶室的顶部站在那里。

这样坐车好玩极了，因为弗里博迪先生一上公路就开得飞快，风呼呼地迎面吹来，加妮特的辫子横着飘了起来，西特罗尼拉的刘海也像篱笆一样直立起来。她们感觉鼻子都吹得贴在脸上了，一说话声音就像给吹走了了一样。

“我觉得自己就像船前面的一个什么东西，”加妮特大声叫道，“那种东西应该叫船头雕饰。”

西特罗尼拉从未听说过什么船头雕饰，这也很难解释，因为要解释就得扯起嗓子来叫喊。风吼叫着，弗里博迪先生的卡车发出的声音又很大，如果嘴巴张得太大，飞得慢吞吞的甲虫就会被吹到嘴里去。

她们望着卡车像卷尺一样把丝带般的公路吞进腹中，灰蒙蒙的布莱斯维尔小镇迎面而来。它就在那里，一如往常：带着塔楼和镀金穹顶的镇政府大楼、加油站、刷着红漆的仓库，还有晾衣绳上飘着衣服的埃尔森太太的黄色住宅。那些衣服又肥又大，因为埃尔森夫妇都是大胖子。大夫家的女儿奥珀尔·克莱德正在她家房前的人行道上拍球，小格茨用儿童拖车拖着他的小狗。加妮特和西特罗尼拉坐车经过时，得意扬扬地朝他们挥了挥手。

弗里博迪先生在农业局门口停下车来。卡车吭吭地发出一两声刺耳的声音，然后静了下来。女孩们跳下卡车。

“你们两个小姑娘怎么回家呢？”弗里博迪先生问道。

“哦，我们可能会走回去。”加妮特回答。“或者搭谁的车。”西特罗尼拉满怀期望地补充道。

她们向他道了谢，沿着大街往前走，走过了铁匠铺、药店和邮局。邮局橱窗上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大河谷女士们的年度野餐盛会将于下周日举行。期待您的到来，欢迎大家光临！”看着这个告示，加妮特咯咯笑了起来，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一个长长的家伙穿着裙子在树下吃三明治的样子。她当然知道“大河谷女士们”指的只是住在大河谷这个地方的女士们，不过这听起来好像是说这些女士长着大锁骨。

她们沿街继续往前走，走过一家满是草帽和工装裤的商店、一家鞋店和“甜品商店”。这家甜品店里的机械钢琴发出的声音难听极了，就像是在嗡嗡响的锅炉工厂里演奏手摇风琴。

图书馆的纱门随着人们的进进出出而发出吱

短篇小说



棕熊的树

□许廷旺

大齐把手洗干净，又回到教室。可章添一点儿不能原谅大齐，大齐的手虽然干净了，可大齐身上老是有股异味，她不得不用两个棉花球堵住了自己的鼻孔。

“天啊，我总算可以喘口气了。”章添长长地叹了口气。

大齐一脸委屈的样子，可他的心里却没有不高兴。

下了课，大齐照样去捡废品。校园里的废品是有限的，很多时候，大齐都空手而归，可这打击不了大齐。

远远的，大齐看见一个一年级的小男生正喝着饮料。瓶子里的饮料没有多少了，很快就喝完了。大齐走了过去，不远不近地跟着小男生。小男生好像不想喝饮料了，把瓶子放在一边，与大家做起了游戏。

大齐真想走过去，拿起瓶子。他摇了摇头，耐心地等待着。他以为小男生能很快喝完饮料，可没想到，整整一个课间过去了，小男生也没有动饮料的想法。

上课铃响了，小男生向教室走去。大齐弯腰拿起瓶子。小男生看见了，一阵风似的跑了过来，“你别动，这是我的。”

大齐僵在那里，脸上难堪极了。不过，下了课，大齐又早早地来到这里，他舍不得那个瓶子。那个瓶子像千千万万个瓶子一样，是大齐的目标准。

小男生跑了出来，他手里仍拿着半瓶饮料。大齐目光落到瓶子上，小男生似乎看出了什么，“你想喝饮料吗？它很好喝的。”

“不不不……”大齐连连摆手。

“那你为什么总看我的瓶子？”小男生一脸疑惑。

“我是要……要这个瓶子。”大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要瓶子干什么？”小男生奇怪地打量着大齐。

“我……我想……我想给它买棵树。”大齐语伦次地说，“棕熊很孤独，它需要一棵树。”

小男生眨眨眼，他没有听明白，“你能不能讲清楚些。”

“好吧……”大齐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真的？”小男生一脸佩服，一脸郑重，“我要帮你，帮你一起积攒废品。”

大齐没有想到他的行动竟然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而且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

小男生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天他带了一堆瓶子，交给了大齐。

“我替棕熊谢谢你！”

“不用谢。”小男生一本正经地说，“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大齐隔几天，就把废品卖掉。收废品的是位阿姨，大齐第一次卖废品，就引起了阿姨的注意。大齐是来这里卖废品年龄最小的，一来二去，就引起了阿姨的注意。

“小朋友，这些废品都是你积攒的？”阿姨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些废品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种类繁多。她不得不看大齐两眼，大齐绝不像为生活所困的孩子。看来，在大齐身上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他去捡废品，或是为了一个很好的玩具，或是赔同学一个足球，或是为暑期远游提前做准备……

“你一定有重要事情，能告诉我吗？”

大齐看看阿姨，“你能替我保密吗？”得到阿姨的肯定，大齐才把那个计划告诉了阿姨。阿姨听了很感动，每次大齐来卖废品时，她都很照顾大齐，而且还要多给大齐一些钱。

大齐卖废品积攒下的钱越来越多，已经有100元了。他跑到附近林场的苗圃，问过那里的工作人员，买一棵成年大树至少需要200元。大齐盘算着，再有一个月，他就能凑够了。那时候，正好是秋天，也是树最容易成活的季节。到时，棕熊就有一棵大树了，它就不再孤独了。

大齐离成功越来越近时，他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了。

章添提出来不再与大齐同桌了，她无法忍受大齐身上的异味。

“章添，我不是故意的。我……我……”大齐吞吞吐吐，“再过一段时间，我就……”

“啊！”章添不等大齐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你还要过上一段时间？为什么不现在呢？噢，我知道了，你明明在气我！”

大齐一看要坏事，连连摆手，“不是的，不是的……我确实有困难。”

“哼，你真会强词夺理，给别人制造麻烦，还说自己有困难。”章添不再听大齐辩解，跑去找司马老师了。大齐一看不好，一转身跑出了教室。直到上课铃响过了，大齐才最后一个进入教室。章添狠狠地瞪了大齐一眼，“哼，大齐，我警告你，再

给你一次机会。否则，我真要告诉司马老师。”

“能不能给我两次机会，不！”大齐马上改口道，“再给我10次机会，行不行？”

“好啊，你得寸进尺，呜呜呜……”章添气哭了，“司马老师不会放过你的！”

大齐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章添再看到大齐时，总是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好像不认识了。大齐呢，每次走进教室时，总是有意打扮一番，无非是把手洗干净，掸去身上的尘土……大齐想好了，尽量不为难章添。

其实，不光章添闻出大齐身上总有股异味，其他同学也闻出来了，他们不明白，大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一忍再忍，可大齐呢，没有任何察觉不说，还变得有恃无恐。就在大家一起准备声讨大齐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他们从司马老师那里知道了事情的起因。于是大家一起行动，暗中支持大齐。

就在大家理解了大齐时，大齐却遇到了最大的麻烦。这个最大的麻烦不是别人，而是周老妈。

大齐每次走进家门，就会遇到一脸严肃的周老妈，“你不会又去做值日了吧？我不明白，别人不做值日，为什么你总做值日呢？”大齐再也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搪塞老妈了，他一头扎进屋里。

周老妈没有想到大齐对她的对话置若罔闻，大齐照样晚回来，身上照样有股臭乎乎的异味。这些周老妈都能容忍，可让她无法容忍的是，大齐的月考成绩竟然滑落到了60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大齐，这怎么解释？”周老妈指着卷子问大齐。

大齐无话可说。

这段时间，大齐为了捡废品，确实忽视了学习。他决定，从明天开始，他暂时不去捡废品了。第二天走出家门，他眼前老是晃动着棕熊孤独的身影，他不由自主地又向垃圾箱走去。周老妈的警告被大齐抛到了九霄云外。

大齐一直没有改变的意思，周老妈决定找他谈谈。周老妈推开门时，吓了一跳，大齐竟然趴在地上睡着了。

是的，几个月来，大齐早出晚归。晚上写作业，总感觉两个眼皮在打架，看什么都模模糊糊。大齐告诉自己，坚持！坚持！只要再坚持十几天，他就可以凑够那些钱了，他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写作业了，再也不与章添闹矛盾了，再也不让老妈操心了。他想得很好，可眼皮却不争气，又沉沉地合上了。

周老妈的火气“腾”地蹿了上来，她刚想发作，猛然发现，大齐黑了，瘦了。几个月来，她竟然没有发现，她是个粗心的妈妈。周老妈心疼地把大齐抱上床。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齐变化为什么这么大？

周老妈特意去了一趟学校，当周老妈知道大齐的秘密后，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这孩子，有困难为什么不对我们说呢？”周老妈后悔不迭。

“大齐是在用他的劳动帮助棕熊。”司马老师能理解大齐，“他不希望大人插手这件事。我们要理解大齐的一片苦心。”

周老妈点点头，她尊重大齐的选择。

又是双休日，大齐吃过饭，匆匆下楼了。今天，他要卖掉所有的废品，然后去林场买一棵成年的大树。他向林场的工作人员打听过，棕熊最喜欢五角枫了。想到棕熊不再孤独了，在五角枫上爬上爬下快活的样子，大齐开心地笑了。

大齐来到水泥管时，大吃一惊，水泥管里空空如也。大齐记得清清楚楚，他明明把废品放在这里了，怎么就没了？会不会是放错了？大齐找遍了所有的水泥管，很遗憾，废品确实不翼而飞。

“不用找了！”

不知什么时候，两人身后出现了一位老人。他就是苗圃的经理。大齐的谈话他全都听见了。他决定破例卖给大齐一棵树。

“我替棕熊谢谢你爷爷！”

大齐一抬头，看见远处来了一些人，仔细一看，竟然是老爸老妈，还有司马老师、李晓果，人群中有章添。

“你们……你们……”大齐说不出话来。

“我们当然是来帮你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动物园里热闹极了。一辆大卡车送来两棵又高又大的五角枫。动物园园长正在主持一个特殊的仪式——在棕熊山上栽下两棵大树。园长还讲了这两棵大树的来历。游人听了大齐的事迹后，啧啧称赞。

大齐呢，正与同学们躲在人群里，观察着棕熊。

棕熊看到两棵大树，高兴坏了，立刻爬了上去。它一边爬，一边吼叫着。棕熊的吼声传出很远。

“大齐，棕熊在感谢你呢！”

“不，它是在说，它高兴了，它不孤独了。”大齐开心地说。

(插图:吴臣)

不老泉文库
不潮的都些被阅读关心的文字

夏天的银顶针

贾磊译
[美]伊丽莎白·恩赖特著



1939年纽约奖金奖作品

雨点慢慢地、噼里啪啦地从天而降。
仿佛有人在屋顶上扔硬币一样。
加妮特住了呼吸，那声音停了下来。
“别怕，”她喃喃地说道。
一阵风吹动树叶的声音过后，大雨
哗啦啦地倾盆而下。
加妮特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声
叫着：“下雨了！下雨了！”